

乡居闲情 (修订版)

名家雅谈

知行书坊

文化名家修身录

有人花下喝茶，有人树下弹琴，有人亭内下棋，有人岸边垂钓，小到养花弄宠，大至谈言论乐，不过都是弄物养性，闲居修身罢了。

京华出版社

乡居闲情 (修订版)



知而行书坊

名家雅谈

文化名家修身录

有人花下喝茶，有人树下弹琴，有人亭内下棋，有人岸边垂钓。小到养花弄宠，大至谈音论乐，不过都是弄物养性，闲居修身罢了。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居闲情:文化名家修身录/杨耀文选编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5

ISBN 7-80724-153-5

I. 乡... II. 杨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5547 号

文化名家修身录——乡居闲情

编 著 ☐ 杨耀文选编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(发行部)

(010)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(编辑部)

E-mail: 80600pub@bookmail.gapp.gov.cn

印 刷 ☐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☐ 787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 ☐ 180 千字

印 张 ☐ 16 印张

印 数 ☐ 1-3000

出版日期 ☐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☐ ISBN 7-80724-153-5

定 价 ☐ 26.80 元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对于这一点，文人们更是有着独到的体会。林语堂先生就说过：“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，人生是足够他享受的。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，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，把生活弄得平凡、刻板，而无聊。”散文家周国平就很看重闲适，他说：“我爱闲适胜于爱金钱。金钱终究是身外之物，闲适却使我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人。”的确，生活是否闲适，并不在于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，关键看他是否有闲适的心情。如果他的心是闲适的，不论他是在海边还是闹市，他都可以创造出闲适的生活。如果心乱作一团，或一直被某种事务性的东西驱使着，任何林间的木屋或湖边的别墅，都不会使他闲适下来。

从广义上来说，闲适不仅是休养身体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调整心理，养怡性情，使人在繁忙过后有机会对自己的思想、情绪来一次梳理。

闲适能产生思想的火花，闲适能培育高雅的情感。

修身

修身

FOREWORD

无论是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恬淡心情，还是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温馨情感，它强调的是对身外名位、功利的一种遗忘，呼唤的是对内在友谊、亲情的一次回归。

闲适决不是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，更不是那种花天酒地一掷千金。真正的闲适是暂时对刻板的、重复的机械性劳动的摆脱，是生活中的一种停顿，是在长途负重跋涉后身心彻底放松的休憩。只有在闲适的状态中，你才会领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。

真正懂得闲适的人，是思想的探索者，他们在苦苦追寻之后，也会仁足小憩，为生命找到一片绿洲，把自己当作一只小船，静静地荡漾在阳光和流水间。

真正懂得闲适的人，是心灵的朝圣者，他们在苦苦跋涉之后，也会放下行囊，为心灵找到一片天空，把自己当作一只风筝，悠悠地放飞在白云和蓝天下。

只有在闲适状态下，人才会认真地审视别人，发现很多熟视无睹的微妙情感；只有在闲适状态下，人才会耐心地阅读自己，发现很多习以为常的内心秘密。

让我们收拾起生活的真实，回归自然的宁静，让我们在和风细雨中，使自己的心灵接受一次洗礼。本书选编了近现代文人60余篇关于修身养性的佳作名篇，也许你暂时不能告别负重的生活，那就让自己在文学作品中，超然自己的心境吧！

目 录

喝 茶	鲁 迅(1)
喝 茶	周作人(3)
鸟 声	周作人(6)
金 鱼	周作人(8)
谈娱乐	周作人(11)
芭蕉花	郭沫若(15)
银 杏	郭沫若(18)
昆 曲	叶圣陶(21)
牵牛花	叶圣陶(24)
樱 花	茅 盾(26)
喝 茶	苏雪林(28)
茶	曹靖华(30)
看 花	朱自清(33)
猫	郑振铎(37)
白 鹅	丰子恺(41)
闲 居	丰子恺(46)
蝌 蚪	丰子恺(49)
萤火虫	贾祖璋(55)
水仙花	钟敬文(59)

目录CONTENTS

文化名家

修身

录

2

鸟的天堂	巴 金(61)
成都的春天	刘大杰(64)
山 水	李广田(67)
花 潮	李广田(71)
茶在英国	萧 乾(75)
泡	萧 乾(80)
兔 子	季羨林(83)
黄 鹂	孙 犁(88)
品茗与饮牛	冯亦代(91)
广玉兰赞	荒 煤(95)
枯轩蝴蝶	徐 迟(98)
说 竹	陈从周(100)
敝乡茶事甲天下	秦 牧(102)
香港的鸟	汪曾祺(107)
寻常茶话	汪曾祺(109)
葡萄月令	汪曾祺(114)
佳茗似佳人	何 为(119)
大碗茶之歌	绿 原(122)
碧螺春汛	艾 煊(127)
茶 性	艾 煊(133)
茶之梦	忆明珠(136)
茗边小语	忆明珠(138)
紫藤萝瀑布	宗 璞(140)
二十四番花信	宗 璞(142)
吃茶二三事	洛 夫(145)
蟋蟀国的《春秋》	流沙河(148)
说 茶	邓友梅(157)
龙井寺品茶	韩少华(162)
欣赏莫扎特	赵鑫珊(166)

目录

CONTENTS

名家

修身录

水乡茶居	杨羽仪(169)
水墨文字	冯骥才(172)
珍珠鸟	冯骥才(179)
三张头等舱机票	陈祖芬(182)
垂 钓	余秋雨(185)
下午茶	肖复兴(188)
最后的海菲兹	肖复兴(192)
粗饮茶(节选)	张承志(198)
音乐之伴	张抗抗(206)
冬蛭蛭	高洪波(209)
波斯猫	高洪波(212)
访 兰	贾平凹(218)
奔 人	贾平凹(220)
牌 玩	贾平凹(224)
钓 者	贾平凹(228)
乐 情	刘烨园(233)
羊的样子	鲍尔吉·原野(239)
虫子们	周晓枫(243)

喝 茶

经典雅谈

感觉的细腻和锐敏,较之麻木,那当然算是进步的,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,如果不相干,甚而至于有碍,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,不久就要收梢。

某公司又在廉价了,去买了二两好茶叶,每两洋二角。开首泡了一壶,怕它冷得快,用棉袄包起来,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,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,颜色也很重浊。

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,喝好茶,是要用盖碗的,于是用盖碗。果然,泡了之后,色清而味甘,微香而小苦,确是好茶叶。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,当我正写着《吃教》的中途,拉来一喝,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,像喝着粗茶一样了。

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“清福”。不过要享这“清福”,首先就须有工夫,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。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,我想,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,在喉干欲裂的时候,那么,即使给他龙井芽茶、珠兰窠片,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。所谓“秋思”,其实也是这样的,骚人墨客,会觉得什么“悲哉秋

有人花下喝茶,有人树下弹琴,有人亭内下棋,有人岸边垂钓。

小到养花弄宠,大至谈音乐,不过都是弄物养性,闲居修身罢了。

之为气也”^①,风雨阴晴,都给他一种刺戟,一方面也就是一种“清福”,但在老农,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,就要割稻而已。

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,当然不属于粗人,这是上等人的牌号。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。我们有痛觉,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,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。假如没有,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,也将茫无知觉,直到血尽倒地,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。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,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,连衣服上的接缝、线结、布毛都要觉得,倘不穿“无缝天衣”,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,活不下去了。但假装锐敏的,自然不在此例。

感觉的细腻和锐敏,较之麻木,那当然算是进步的,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,如果不相干,甚而至于有碍,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,不久就要收梢。我们试将享清福、抱秋心的雅人,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,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。喝过茶,望着秋天,我于是想:不识好茶,没有秋思,倒也罢了。

^① 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,语见楚国诗人宋玉《九辩》。

周作人

喝茶

经典雅谈

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

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“吃茶”，——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“吃讲茶”，——我没有工夫去听，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，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“茶道”（英文译作 Teaism），而且一定说的很好。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话来说，可以称作“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”，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，是日本之“象征的文化”里的一种代表艺术。关于这一件事，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，不必再来多嘴，我现在所想说的，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。

喝茶以绿茶为正宗。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，何况又加糖——与牛奶。葛辛（George Gissing）的《草堂随笔》（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）确是很有趣味的书，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，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，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，未

有人花下喝茶,有人树下弹琴,有人亭内下棋,有人岸边垂钓。

小到养花弄宠,大至谈音论乐,不过都是弄物养性,闲居消遣罢了。

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,则我殊不以为然。红茶带“土斯”未始不可吃,但这只是当饭,在肚饥时食之而已;我的所谓喝茶,却是在喝清茶,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,意未必在止渴,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,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,冈仓觉三在《茶之书》(Book of Tea, 1919)里很巧妙的称之为“自然主义的茶”,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。中国人上茶馆去,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,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,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(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),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,失了本意,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,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,惟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,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,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。

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,清泉绿茶,用素雅的陶瓷茶具,同二三人共饮,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,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,无论为名为利,都无可,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,我觉得不很适宜;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“茶食”。中国的茶食却变了“满汉馍馍”,其性质与“阿阿兜”相差无几,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。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,但那优雅的形色,朴素的味道,很合于茶食的资格,如各色的“羊羹”(据上田恭辅氏考据,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),尤有特殊的风味。江南茶馆中有一种“干丝”。用豆腐干切成细丝,加姜丝酱油,重汤炖热,上浇麻油,出以供客,其利益为“堂倌”所独有。豆腐干中本有一种“茶干”,今变而为丝,亦颇与茶相宜。在南京时常食此品,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,虽也曾尝试,却已忘记,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。学生们的习惯,平常“干丝”既出,大抵不即食,等到麻油再加,开水重换之后,始行举箸,最为合适,因为一到即罄,次碗继至,不遑应酬,否则麻油三浇,旋即撤去,怒形于色,未免使客不欢而散,茶意都消了。

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,名三脚桥(实在并无三脚,乃是三出,因以一桥而跨三叉的河上也),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,制茶干最有

名。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，厚三分，值钱二文，周德和的价值相同，小而且薄，几及一半，黝黑坚实，如紫檀片。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，故殊不易得，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。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，沿街叫卖，其词曰，

“辣酱辣，

麻油炸，

红酱搽，

辣酱拓：

周德和格五番油炸豆腐干”。

其制法如上所述，以竹丝插其末端，每枚值三文。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，而甚柔软，大约系常品，惟经过这样烹调，虽然不是茶食之一，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——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，可以有种种的变化，惟在西洋不会被领解，正如茶一般。

日本用茶淘饭，名曰“茶渍”，以腌菜及“泽庵”（即福建的黄土萝卜，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，盖从中国传去）等为佐，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。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，惟其原因，非由穷困即为节省，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，此所以为可惜也。

有人花下喝茶，有人树下弹琴，有人亭内下棋，有人岸边垂钓。

小到养花弄宠，大至谈音论乐，不过都是弄物养性，闲居修身罢了。

周作人

鸟 声

经典雅谈

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啾，以及槐树上每大早来的啄木的干笑，——这似乎都不能报春，麻雀的太琐碎了，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。

古人有言，“以鸟鸣春。”现在已过了春分，正是鸟声的时节了，但我觉得不大能够听到，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。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鸣自在的东西，不必说鸡鸣咿咿鸭鸣呷呷的家奴，便是熟番似的鸽子之类也算不得数，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四时八节的了。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啾，以及槐树上每大早来的啄木的干笑，——这似乎都不能报春，麻雀的太琐碎了，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。

英国诗人那许（Nash）有一首诗，被录在所谓《名诗选》（Golden Treasury）的卷。他说，春天来了，百花开放，姑娘们跳着舞，天气温和，好鸟都歌唱起来。他列举四样鸟声：

Cuckoo, Jug - Jug, pee - wee, to - witta - woo!

这九行的诗实在有趣，我却总不敢译，出为怕一则译不好，二则要译错。现在只抄出一行来，看那四样是什么鸟。第一种勃姑，书名鸭

鸪，他是自呼其名的，可以无疑了。第二种是夜莺，就是那林间的“发痴的鸟”，古希腊女诗人称之曰“春之使者，美音的夜莺”，他的名贵可想而知，只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们乡间的黄莺也会“翻叫”，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，与它西方的表兄弟相同，但它要吃小鸟，而且又不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。第四种虽似异怪乃是猫头鹰。第三种则不大明了，有人说是蚊母鸟，或云是田鳧，但据斯密士的《鸟的生活与故事》第一章所说系小猫头鹰。倘若是真的，那么四种好鸟之中猫头鹰一家已占其二了。斯密士说这二者都是褐色猫头鹰，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，他的书中虽有图像，我也认不得这是鸱是鸢还是流离之子，不过总是猫头鹰之类罢了。几时曾听见他们的呼声，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，有的恍若连呼“掘洼”（dzhuehuoang），俗云不祥主有死丧。所以闻者多极懊恼，大约此风古已有之。查检观頔道人的《小演雅》，所录古今禽言中不见有猫头鹰的话。然而仔细回想，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，比任何风声萧声鸟声更为有趣，如诗人谢勒（Shelley）所说。

现在，就北京来说，这几样鸣声都没有，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。老鸱，乡间称云乌老鸦，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，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，而且是通年噪聒，不知道他是哪一季的鸟。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，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一些春气：唉唉，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，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，倾听他们的谈笑罢。

“啾晰，啾晰！”

“嘎嘎！”

有人花下喝茶,有人树下弹琴,有人亭内下棋,有人岸边垂钓。

小到养花弄宠,大至谈音乐,不过都是弄物养性,闲居修身罢了。

周作人

金 鱼

经典雅谈

小脚女人所引起的另一种感想乃是残废,这是极不愉快的事,正如驼背或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瘤,假如这是天然的,我们不能说是嫌恶,但总之至少不喜欢看总是确实的了。有谁会赏鉴驼背或大瘤呢?金鱼突出眼睛,便是这一类的现象。

——草木虫鱼之一

我觉得大下文章共有两种,一种是有题目的,一种是没有题目的。普通做文章大都先有意思,却没有一定的题目,等到意思写出了之后,再把全篇总结一下,将题目补上。这种文章里边似乎容易出些佳作,因为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,虽然后写题目是一件难事,有时竟比写本文还要难些。但也有时候,思想散乱不能集中,不知道写什么好,那么先定下一个题目,再做文章,也未始没有好处,不过这有点近于赋得,很有做出试帖诗来的危险罢了。偶然读英国密伦(A·A·Milne)的小品文集,有一处曾这样说,有时排字房来催稿,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写,只好听天由命,翻开字典,随手抓到的就是题目。有一回抓到金鱼,结果果然有一篇金鱼收在集里。我想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,也就来一下子,写一篇金鱼试试看,反正我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大道理,要尽先发表,

那么来做赋得的咏物诗也是无妨，虽然并没有排字房催稿的事情。

说到金鱼，我其实是很不喜欢金鱼的，在豢养的小动物里边，我所不喜欢的，依着不喜欢的程度，其名次是叭儿狗，金鱼，鹦鹉。鹦鹉身上穿着大红大绿，满口怪声，很有野蛮气，叭儿狗的身体固然大小，还比不上一只猫，（小学教科书上却还在说，猫比狗小，狗比猫大！）而鼻子尤其耸得难过。我平常不大喜欢耸鼻子的人，虽然那是人为的，暂时的，把鼻子耸动，并没有永久的将它缩作一堆。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，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，譬如微微一笑，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股感情——自然，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，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，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，露出牙齿，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。这种嘴脸只好放到影戏里去，反正与我没有关系，因为二十年来我不曾看电影。然而金鱼恰好兼有叭儿狗与鹦鹉二者的特点，它只是不用长绳子牵了在贵夫人的裙边跑，所以减等发落，不然这第一名恐怕准定是它了。

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，突出两只眼睛，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，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，身穿红布袄裤，扎着裤腿，拐着一对小脚伶仃地走路。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，最怕看真的，或是类似的小脚。十年前曾写过：一篇小文曰《天足》，起头第一句云：“我最喜欢看见女人的天足，”曾蒙友人某君所赏识，因为他也是反对“务必脚小”的人。我倒并不是怕做野蛮，现在的世界正如美国洛威教授的一本书名，谁都有“我们是文明么”的疑问，何况我们这道统国，刚呀割呀都是常事，无论个人怎么努力，这个野蛮的头衔休想去掉，实在凡是稍有自知之明，不是夸大狂的人，恐怕也就不大有想去掉的这种野心与妄想。小脚女人所引起的另一种感想乃是残废，这是极不愉快的事，正如驼背或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瘤，假如这是天然的，我们不能说是嫌恶，但总之至少不喜欢看总是确实的了。有谁会赏鉴驼背或大瘤呢？金鱼突出眼睛，便是这一类的现象。另外有叫做鲋鲤的，大约是它的表兄弟罢，一样的穿着大红棉袄，只是不开衩，眼睛也是平平地装在脑袋瓜儿里边，并不比平常的鱼更为鼓出，因此可见金鱼的眼睛是一种残疾，无论碰在水草上时容易戳瞎乌珠，就是平常也一定近视的了不得，要吃馒头末屑也不大方便